痧痘兒科朱生江醫士 老北門內晏海路和尚浜口

內外喉科姚菊亭醫士 寓英租界東新橋北東昇里

痧痘兒科專家徐麗洲醫士 寓閘北老橋唐家弄口 電話四一六二四號

嗚呼朝鮮嗚呼埃及

（公嫻）

自暴日出兵東北、大肆焚殺、國人於震駭悲憤之餘、固無不曰彼暴日以侵略朝鮮之政策、侵略我滿蒙、滿蒙必爲朝鮮之續矣、良以彼暴日之侵略我滿蒙、處心積慮、蓄志數十年、而乘我全國水災、兵連禍結、乃猝發於一旦、先之以武力佔領、繼之以煽惑獨立、其步驟與併吞朝鮮、如出一轍、待獨立之謀既成、夫然後假保護之名、乘內亂之機、更以武力收爲奴屬、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彼暴日自明治維新、四十年來、無論內政外交、軍事實業、無不依奉伊藤博文之成規、種種政策、從無變更、即今日侵略滿蒙之計、亦一如伊藤侵略朝鮮之謀、嗚呼、滿蒙竟爲朝鮮之續、不可痛哉、雖然吾猶不悲滿蒙爲朝鮮之續、而悲中國爲埃及之續也、埃及之亡、亡於外債內亂、假外債以資內亂、因內亂而增外債、循環不已、終至內亂愈甚、不可復平、債台高築、不可彌補、乃至共管、吾國紀元二十年來、步武埃及後塵、如出一轍、至於今、內憂外患、天災人禍、至此已極、無復更加、而在朝者徒曰消除成見、一致抗日、究其實、猶復條件未洽、斷斷於爭持財長之一席、推其用心、今之所謂理財者、無非善借外債、是則其爭持之焦點、不問可知、嗚呼是不至埃及之續不止也、是以我之憂中國爲埃及之續、尤甚於憂滿蒙之爲朝鮮之續也、嗚呼朝鮮、嗚呼埃及、

寧粵和議中之財長人選

（金雀）

寧粵攜手、和平有望、陳銘樞已乘輪來滬、將先就京滬衛戍司令、俾粵方重要人物、可以安然晉京、一切重要問題、由第四次代表大會中討論、惟財宋去職一節、已成必然之勢、上次京方傳出消息、謂宋氏已有辭職表示、致其部下心腹、大起恐慌、乃由中央銀行秘書處、擬就電文一通、送請各報刊載、以代辯正、其實宋氏位置早已搖動、去職不過遲早問題耳、至於宋氏辭後、將來財長人選問題、頗費躊躇、粵方則主古應芬、重行上台、蓋古氏前曾一度任財長、理財手腕、亦不弱於宋也、一說則中央擬調孔祥熙繼任、因孔與各方、比較均有好感、惟粵方能否贊同、尚未敢必、此外則有推舉銀行界巨子錢新之繼任之說、惟錢氏是否肯膺此重負、亦尚不得而知、果錢氏確不赴法、而改任財長、則未始非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惟錢人極穩重、恐不願在此財政艱難中濫臉耳、另據官場宣稱、則宋氏去後、將由財次張壽鏞彙代、以作過渡辦法、惟究竟如何、一俟代表大會閉幕後、即可決定發表也、

水災感事

（新舊廢物）

災黎徧地嘆其魚。建築金錢擲牝廬。（十三年來、濫行建築、舉國無一人敢言者、今日言之晚矣、）策免三公遑漢制。弊嚴六敍乘周書。（任責諸大員、不聞罷免）誰爲致此悲沈陸。吾末如何勸退居。料得移文無孔氏。春申猶昏子雲廬。

邑有流亡愧俸錢。（韋應物守蘇之句、）後賢曷不效前賢。愛忘飢溺哀心死。遠熟河渠負腹便。爛額焦頭謀已晚。積薪厝火戒宜先。書生失敗尋常事。民命如何解倒懸。（某君答書、有失敗則書生失敗等語、）

承流宣化當經綸。要是昇平坐嘯臣。太息臺山空厚我。誰知河伯不饒人。上章自劾嗟何益。按罪誰當論有因。回想去年欣奉檄。良言屢瀆笑陳陳。（某君就任時、兩書力阻之、不見聽、某君有憫水災詩五首、）

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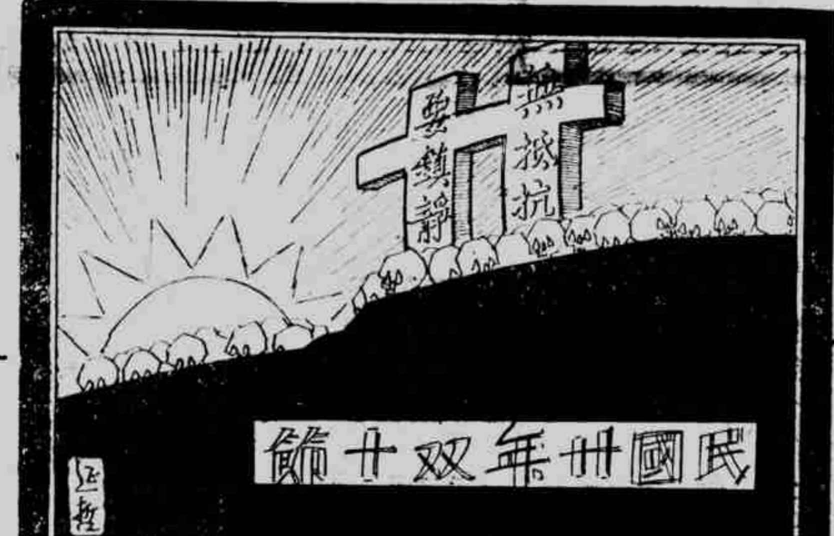
（一介）

有人問我、中國人自經此次大激刺後、或者可以和衷共濟、發憤圖強了、我便直截痛快回答他道、不能！不能！！絕對不能！！！別的不用講、此次暴日事件發生、大家都希望南北兩政府能夠合作、然而據我所知、一方面希望乘機取代、一方面希望局部容納、前幾天南方黨員、仍舊努力於選舉代表、而不努力於抵抗外侮、尤奇者、南黨部中同站在一條戰綫、宜可實行汪精衛黨內無黨之宣言矣、然而前幾天選舉四屆代表時、西山改組之暗鬥、異常劇烈、一方之中、尚且如是、何論雙方、一黨之中、尚且如是、何論黨外、揣之若輩之心理、眞有國家可亡、權利不可不爭之概、此種現象、離和衷共濟、不知尚有幾千萬里、那裏談得上救國呢？又如上海各大學學生、組織義勇軍、赴京請願、對日宣戰、那一個不是投筆的班超、那一個不是請纓的終軍、然而謠言一起、紛紛作鳥獸散、雖然義勇軍尚未訓練成功、赤手空拳、不可以敵無情之槍炮、然而見危授命者、未必一定是執干戈之人、聞警狂奔、中情已怯、徒使日人聞之、作爲笑耳、學生如此、各界可知、又那裏談得上抗日呢、

我國人之善哭

（我亦善哭）

施肇基於國聯會議力爭時、激昂慷慨、聲淚俱下、數弱國委員見之、亦爲之下同情之淚、戴傳賢先生、對請願之學生、演說至暴日之荼毒事、輒見其泣涕漣如、學生對之、頗能灑然動容、不復爲賢者之責備、即著名東方滑稽之某老先生、近日當會議之時、亦不作引人笑噱之演說、昔阮籍憤魏室之凌夷、唐衢悲身世之侘傺、俱以善哭著名當時、所恨者、丁此危局、絕無申包胥其人、作秦庭七日之哭者、是無怪友邦之秦越視我也、



用心良苦

（金雀）

鄭洪年

實業部次長鄭洪年、政治手腕、向極靈活、尤與孫科素稱莫逆、前當粵變時、孫科絕裾而去、乃彼此文電交攻、凝成對敵之局、而最近鄭忽發一極長之電、勸孫懸崖勒馬及早回頭、勿與中央爲難、末後並謂如須洪年效力之處、更當代爲斡旋云云、鄭發此電時、其心目中固爲表示與孫坦白、且結好感於中央、詎孫接此電後、置之不復、良以鄭氏不顧友誼、處處又以中央人員作立場、像煞有介事、一副正經面孔、實足使人難堪、故對於鄭氏、頗示不快、鄭亦無可奈何也、惟最近則寧粵和平、孫太子又將捲土重來、鄭洪年因前電之嫌、遂不無耿耿於心、目下正在設法拉攏、以冀孫太子勿因小節、而加以白眼、鄭之用心、亦良苦哉、

聞粵和議決裂之風說

（小民）

日前張蔡諸君、奉命使粵、協商條件、有胡漢民主政務、汪精衛主黨務、蔣主席主軍務之說、三權鼎峙、漸臻和協矣、不意近日復有破裂之風說、其爭持之焦點、則在於操持財政者之易人、粵方之不滿於宋、早有通電在先、其果有憾於宋歟、抑另有相當之人歟、爲公爲私、我儕小民、固不得而知、然爲蔣主席計、一旦躬臨前敵、則足兵足食、全恃後方之源源接濟、宋爲懿戚、資格又深、有左右銀行界之實力、自可指揮如意、收士飽馬騰之效、成斬將搴旗之功、設竟遽爾易人、師行所至、從而掣其肘、其後患誠有不堪設想者、則此爭持之焦點、固自不易解決、願粵方諸君子、顧全大局、勿因一端之爭執、而致誤討日之進行焉、幸甚、

□作補朱君文侯、擅繪事、精鑑別、花卉翎毛、得新羅神髓、寫走獸取法易元吉、而韻頗與友如、己見爐火純青之候、其所作猢猻、一時無兩、同人因戲稱之曰朱猴、其造詣可知、余嘗合熊獅子（松泉）、張老虎（善孖）、張仙鶴（聿光）、稱爲現代四難、聞自今日起、朱君與黃賓虹、汪聲遠、俞雲鶴諸君、在新世界飯店開會展覽、爰就所知、爲作先聲云、（夢鯉）

□朱文侯君畫猴□

十六歲 小姑娘 上海四馬路中西藥房發售

更新舞臺 今晚開演 六本西遊記

罐頭食品 餅乾糖果 各款點心 ●總分店聯合大減價● 泰康公司 總店 分店 □南京路□ 五福弄對過石路口

本報徵文徵書條例

（一）本報注重大報不登消息如蒙各界以大報未經登載之秘聞趣聞惠賜者無任歡迎
（二）各種新聞照片美術照片以及名人名伶名妓照片俱所歡迎
（三）長篇小說須首尾完全不論新舊俱所歡迎
（四）來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隨時通信及寄奉稿費
（五）來稿一經刊出其著作權即歸本館請弗再投他處
（六）酬資由本館酌定每逢陽曆月杪寄奉揭單憑單向本館支取
（七）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名貴之照片及長篇小說預先或附有郵花者不合于十日內退還
（八）他報已之新聞請弗抄襲再投本報

外王被毆後餘聞

（大爺）

中大學籍大學學生、憤暴日之佔我國土、殺我同胞、除組織宣傳隊外、復至外部請願、旋遂擁至部長室、將王氏毆辱、事後、又至國府請願、據參與是役者言、當時中大校長朱家驊、面有難色、乃有學生大呼、打倒涼血份子、於是朱氏疊允曰、去、去、遂簇擁步行至國府、適遇大雨、朱氏即入禮堂避雨、並勸諸生暫避、而學生又云、國亡將及、身不知死何所、避雨何爲、隨呼將朱氏拖出來、於是朱氏又連呼出來、出來、國府當由于右任代見、衆人報告打傷外王經過、于氏即答云、打得好、除諸君已打外、本府當嚴重處分、即如國府人員、亦都在被打之列、衆欲請見主席、于氏乃佯作不知、仍滔滔演說、有學生某、大呼向後轉、衆皆以背相向、于氏大慚、遂退而請主席出見、須臾復出、衆猶以爲將復演說也、乃又向後轉、于大聲曰諸君稍待、主席即出矣、請稍後退、衆允之、乃臨時搭一台、於肅靜無聲中、而主席出云、

亡國奴自戮其女

（本報駐日記者智競）

本月十日晨、有居住東京市外碑衾町碑文谷一五一九號之九山繁次者（年三十二歲、向充某政黨院外團體職員、忽向住原警察署報稱、其內緣之妻（即未經正式婚禮之妻、猶我們貴國之所謂姘頭是也）豐枝、（年四十一歲）帶同長女貞子（九歲）、次女逢子（四歲）、長子大吉（七歲）、三女正子五人逃逸無蹤、請爲追緝等語、署長准之、適水上警察署、發見一女孩屍體、其狀與九山所報告之逢子、頗相符合、即於是晚十一時、傳九山至署認領、九山一見、抱屍大哭、且曰、此確係吾女逢子、母子五人、必皆投海死矣、言訖、馳往芝離宮附近探索、並無遺留品發現、即含淚回家、大書亡妻豐枝亡女貞子亡兒大吉亡女逢子正子之靈位字樣、貼於寢室、並掛照相於靈前、十一日晨、再赴水上警察署領回孩屍、下午三時、送往帝國大學解剖室剖驗後、擬付桐谷火葬場火葬、此時適有朝鮮人金七星者、年二十九歲、向充工頭、住芝區本芝二丁目十五番地、忽赴三田警察署自首、供稱自將其女照子、投入海中云云、三田署以電話詢諸水上警察署、始知九山領去之屍、恐係金七星之女、而被九山冒領、即著同金七星、並傳九山、同往帝國大學驗屍室、以辨眞僞、不料二人咸認屍孩爲其女無訛、近乎滑稽影戲、警署無如之何、幸九山之妻子五人、於九山再赴帝國大學時返家、其妻見壁間供自己靈座、哭笑不得、即以電話通知警署、再由警署通知帝國大學解剖室、確定孩屍爲朝鮮人金七星之女、此時九山亦即返家、則其三女一子、均歡呼爹爹、九山如入夢中、驚喜交集、一方面警署將自首之金七星審問、據供自幼即來東京、娶石川縣某氏女爲妻、生長女文子、次女照子、未幾、其妻患肺病而死、即將照子寄養於河野氏、一月前、因無力支付寄養費、始將照子領回、奈受不景氣之影響、每月收入只有二十元之譜、一父二女、難以生活、照子身弱多病、本月五日、報經三田署交濟生會（官立醫院專醫貧病不取醫藥費）診明係肺病不易治愈、一時悲觀已極、即於九日之夜摯二女至芝離宮後面、次女照子不知死之將至、安然眠於懷中、七星即命長女文子暫待、僞言將照子仍送某處寄養、行至海岸、竟將照子寄養於海龍王家、事後聞屍體發現、其天良亦隨之而發現、遂毅然赴警署自首、警署訊明後、即轉送裁判所、將依法治金七星以應得之罪云、記者曰、金七星國破家亡、遂致自殺其兒、其情之慘、無殊於蜀漢之劉諶矣、（編者曰、請未來亡國奴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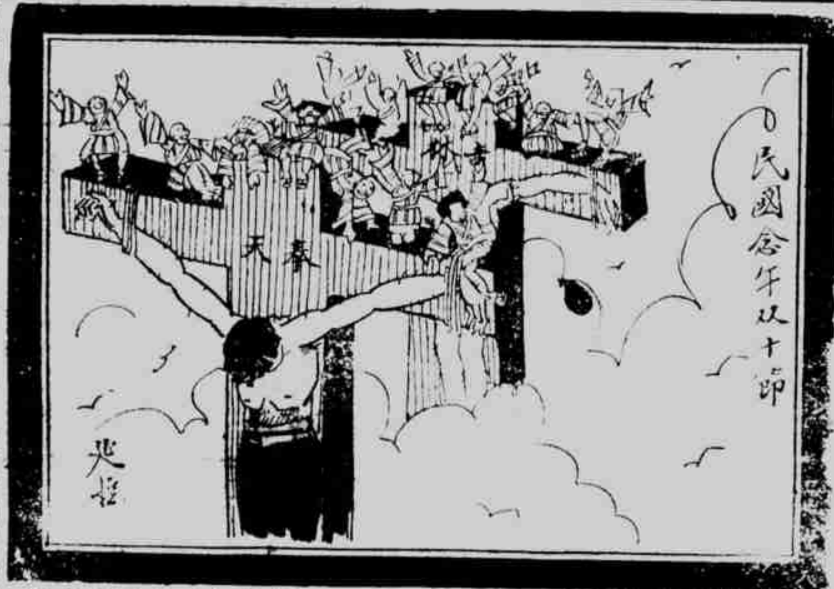
滇游隨筆

（九十二）

（澹盦）

雲南賣米線餌飲的點心店、要算三牌坊的仁和園最出名、早晨八點鐘起、專賣雞鴨湯和過橋米線、高朋滿座、營業非常發達、過橋米線本是很普通的、各家點心店都有、但是仁和園的雞鴨湯、却異常鮮美、比衆不同、每一大碗、價洋三角、另外一只盆子裏放着肉片魚片或腰子片、每盆分作四份、每份大洋三角、任憑客人吃幾份、不吃亦可、這種魚肉腰子片、都是生的、切得極薄、和廣東館子裏的魚生片一般、放到那沸滾的雞鴨湯裏、一下子就變成熟的了、滑米線或餌飲絲或切麵、每碗價洋兩角、（滑就是光的意思、滑米線就是無湯無餚的一碗光米線、與上海人所吃的光麵一樣）過橋米線、專賣早市、一過十一點鐘、就沒有了、下午兩點鐘至六點鐘、專賣雞絲米線和餃、每碗大洋三角、餃就是上海的餛飩、雞絲米線每碗却少得很、祇有碗底裏這們一點、三五筷就能吃光、腹中飢餓的人、至少可以吃他三五碗、晚上八點鐘以後、還有燒賣可吃、每只賣大洋一角、這家店也可以隨便小酌、但是顧客究竟以吃點心爲多、雲南風俗、點心店沒有額一的小帳、吃完之後、也沒有手巾可揩、祇好自己抹抹嘴、立起身來就走、有時候客人特別客氣、給他們幾個小帳、他們視爲異數、定要大聲報告、連帶的道謝一聲、幷且和顏悅色的送一方牌子來、（雲南人手巾叫牌子）這種地方、似乎比上海幾家老牌點心店裏的堂倌文明得多了、

像仁和園這種點心店、昆明城內外很不少、但是大概房屋十分狹窄、座位十分齷齪、簡直教人踏不進去、還有一種專賣甜東西的點心店、一開間門面、擺上三五張桌子、很像上海的粥店、內中所賣的東西、倒也花色繁多、有白酒水滾雞蛋、（白酒就是酒釀）有八寶飯、有蓮子羹、有洋米、（洋米就是上海西餐館所用的西米）有牛奶、價錢都很便宜、但是上流社會的人却很少光顧了、



日兵之護僑與示威

（子文）

自本報上期、披載暴日派艦來滬之警訊後、果有田中操司令統率二十四隊驅逐艦、櫂號、榆號、桃號、柳號等、滿載陸戰隊、從佐世保來滬、浩浩蕩蕩、由吳淞口直抵黃浦江內停駐、宣稱此來任務、在護僑與示威、尚有九千八百八十五噸之常磐艦等、亦從佐世保升火出發來滬、按滬地日僑之生命財產、張市長與熊司令、早已剴切聲明、完全負責保護矣、復何需如許軍艦、如臨大敵、以武裝保護、至於抗日救國會之抵制日貨、出於人民自動、亦人民應有之愛國觀念、且貨物買賣、豈可強迫、更無庸派艦來滬示威、是顯見彼暴日之別有用心、舍挑釁作用、吾人當此間不容髮、謠言蠭起之時、各宜約束、免中詭計也、

雨帥之藏金

（小民）

某報前載老帥府之藏金、有八萬萬之巨數、就我國四萬萬人計之、每人可得兩金、坐視日人之捆載而去、何以有此、令人莫可推測、據幕於遼省者言、雨帥一生、絕無尅扣軍餉之舉、其所由來、當是經營商業所致、大三省之金礦煤礦、大半經其開採、爲最大之股東、有此巨款、用以藉寇兵而齎盜糧、惜哉、

花影鐙痕

（九十六）

（拂雲生）

第十回 金屋難藏殷勤塡恨海 珠簾不捲惆悵阻歸車

劍龍悶悶的回來、跟黯雲一說、黯雲道、這不好呀、你得想個法子攔着他、他這一走、也許出家當尚和去、劍龍聽了、愈發焦躁、說道事情是一點沒有法子、你明兒倒是跟如玉送個信去、她要不忍讓紅葉墮落、跟她娘挺上一挺、也許可以挽回殘局、黯雲一想、也只有如此、第二天、便來看如玉、只見如玉態度很鎮靜、像胸有成竹似的、一聽黯雲說了紅葉意思、便說不妨、我當面勸勸他、也許能聽、你約他在劍龍先生家裏碰頭罷、明兒七點鐘我準來、黯雲摸不着頭腦、只可回去告訴劍龍、過了一宿、劍龍、便又來看紅葉、公署跡差、將他擋着道、您先生是看顧紅葉先生嗎、他告假啦、劍龍一驚道、幾時告的假、告多久、跡差道、昨兒起的、彷彿是冠北探親去、詳情可不仔細、劍龍只好退了出來、在公署口大槐樹下、來回的踱着、想不出主意、猛的想起何不往子固家探探消息、便急急雇了車子、上子固家來、往門房裏一問、說顧師爺到天津去沒回來了、劍龍道、他辭了館嗎、門房上說、這到不仔細、你上裏邊問金二爺去、劍龍道、你們不能把他喊出來嗎、我怎麼進去找去、一個笑道、你生着嘴不會嚷嗎、一嚷金二爺、有人應着、就算找着了、劍龍氣往上衝、正打算揍這小子幾下、只見有個人遠遠的踱了過來、便聽人說不用跟人家頑笑了、這來的不是金二爺嗎、劍龍便捺下氣、大踏步迎上前去、說你就是金二爺、金升將劍龍上下一打量、陪笑道、小的叫金升、您老貴姓、劍龍道、我姓李、找顧紅葉先生、金升道、啊、您敢是李劍龍先生、顧師爺有要緊公幹、昨兒辭了館、上天津去啦、臨走給您留了一封信、說是他房裏一點傢具、託您給搬了去、